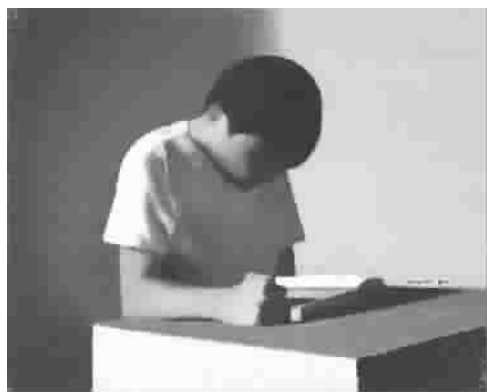


我小时候,虽然吃饱肚子早已不是问题,但饭食的确非常简单。吃肉自然不敢想,由于一年到头吃不上肉,吾乡不少人“不吃肉”,不喜食肉,甚至不能闻肉味。我家亲戚中即有好几人。到上海后,讲给他人听,均不相信。匮乏,有时并不能催生欲望和需求,彻底的匮乏,往往会熄灭需求的本性,甚至催生厌恶。宗教以苦行排斥物质,在本质上,并非修行到境界超拔,可能恰恰是饥渴到麻木状态的无反应。

我们那里把白面叫“好面”,意思是可口、好吃的面粉,比玉米面、高粱面、豆面等明显高一个档次。小麦产量低,化肥上得少,一亩只打二三百斤。秋粮作物的产量,就明显高许多。吃饱才是硬道理,好面再好,也不敢任性而种,否则便要饿肚子。物以稀为贵,吃好面,是奢侈而让人羡慕的事。“净好面”,就是纯粹用白面做面条或馒头,只有招待贵客或者过年,才能吃到。平时多吃杂拌面,把白面和玉米面、高粱面、豆面两两混合起来吃。好面仿佛这“复方食谱”中的“君”,在它的调和提振下,的确可口了许多。



阅读的人 (油画) 汤大尧

为官也有诀窍。这些诀窍也许屡试不爽,故而被认为“有效”,于是会在官员之间承继、传播、扩散和蔓延。

清代谈迁《枣林杂俎》记载:明末兵部尚书陆完学,“协理戎政,再荫锦衣”,官场甚为得意。有人“问其方略”,即问他为官的诀窍何在?陆答道:“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含义虽未明说,但“专事唯诺,竟得善去”之意,却昭然若揭。后来山东费县张四知接他职位,在送行饭局时,陆更是明确说道:“有四字相赠:行所无事耳!”费县这个脸上长溃疡的内阁首辅,将此四字当成诀窍而全盘接受,“悉如其言,所批牍,辄曰‘照行’”。

他不好好理政,还恬不知耻地对吴伟业说:“行所无事,贵乡陆(完学)翁见教,甚得力!”这个当过崇祯皇帝老师的庸才,以为“行所无事”必定官运亨通,甚至在明亡入清后,不惜降低身价,以“小官老”之位阶屈尊当了个济宁道的“张四知”,还得意洋洋地借在家乡山洞避暑作诗道:“远隔咸阳三千里,避秦何必进桃源?”最终,非但本人晚景凄惨,其子被捕正法,甚至连家乡费县的志书上,也把他的名字剔出在外。可见,“行所无事”不是“甚得力”,而是“不得力”!

历史上对陆完学提倡、张四知躬行的“行所无事”诀窍明确加以否定和批判的是吴伟业。在张四知对他说了那四字诀窍后,吴伟业马上反驳说:“国之大事在戎,何云行所无事?!”结果,张四知“无以对”!自感理屈词穷,哑口无言!

当官的在自己的岗位上毫无作为,是极不负责,缺少担当的!对上级制订的方针、政策及具体指示,不积极研究落实措施,批牍则日照办,仅当公文二传手;对民间疾苦和人民需求,不调查,不掌握,不想设法加以解决,而是维持原样,不思改革,甘做“享乐官”;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如同行尸走肉。这种状况,与今天全民创新、万众创业,争取实现中国梦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我们要让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更要让庸者出局!“行所无事”没有市场了!

面条。早晨,在我老家叫“地饭”,一直觉得很土,后来看到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发现明代人就是这样叫的。数百载时空光过,不知幸运还是不幸。不过,生活方式的确与明代没大差别。农民早晨下地干活,地离家往往较远,来回太花时间,家里人便把早饭送到地头,因此,早晨便要吃地饭。早饭一般吃“疙瘩”,把玉米面和得稍硬,捏成约十公分长、三四公分宽、半公分厚的面饼,下锅煮熟。玉米面粘性差,一煮,水便浑黄了。连汤带疙瘩盛一大碗,一口疙瘩一口汤,既充饥又解渴,一上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受苦活,就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认识沈寂先生,还是在十多年前。那天,我去拜访他并向他约稿。之后,他陆续给我写来了三十多篇力作,都发表在《上海滩》杂志上。这期间,我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高产作家,而对他的人生经历却知之甚少。

去年初,上海文史馆推荐我担任沈寂先生口述史的撰稿人,在长达二十多次的访谈中,我逐渐了解了沈老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并逐渐认识到沈老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因为沈老身上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五四运动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思想解放,是让数千年来跪倒在皇权面前的人们,挺直腰板,站立起来,开始有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沈老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

沈老出生时,“五四”运动刚过去五年,中国正处于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到他上中学时,正值日寇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他亲眼目睹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拼死战斗,激发起他极大的抗日爱国热情:他组织同学一起出版抗日刊物,在校内四处张贴,不怕被开除;继而,他瞒住母亲,悄悄离开上海,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投入血与火的战斗;而后,又奉命潜回上海,自掏腰包,为部队买了许多药品,交给地下交通线,送往根据地。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不少小说,揭露日寇的暴行。抗战胜利后,他又写寓言故事,讽刺蒋介石发动内战,推行假民主、真独裁行径的不得人心。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香港当编剧时,为了讨回拖欠的员工的工资,他也是挺身而出,去与老板谈判。最后,被港督驱逐出境。

沈老的勇于担当给自己带来了许多磨难,但他从不屈服。

抗战期间,他曾被上海日军宪兵队抓去,受尽酷刑,但他绝不屈服,保护了战友和同学。之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他被打入另册,不能当编剧,不能搞创作。“反右”时,又顶替别人当了“右派”;“文革”中,更是被扣上五大罪状,遭

从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电视节,到如今上海国际艺术节,我从事大型国际文化活动策划工作整整22年了,主要负责新闻宣传与推广。每年从刊物设计制作、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到记者邀请和如今时髦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等林林总总,每天在无数个电话、看稿、发通知、现场报道秩序维护中度过,可谓阅尽人间春色,怎一个“累”字了得。但内心却充满快乐,因为见证了上海三个标志性文化盛事的开启、发展、到如今的名声在外,万众瞩目。

我很幸运,因为我工作的责任和意义重大;更幸运的是几乎每届活动在纷繁中都有贵人相助。他们的给力介入,每每使我工作如期完成还出彩增色。

李瑛是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首席导演,她的作品屡屡获奖,在圈内享有很高的美誉。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我怀念的旅行

几年前,我在土耳其的贝尔加蒙老城见到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年轻人。他骑自行车旅行,自行车龙头上吊着一双才洗过的袜子,就那样晒干。

他那天的旅行路线与我的差不多,所以我又在卫城碰到他。太阳很毒辣,他直接就去古剧场中央坐下一动不动,全然不顾太阳和风,以及那些大呼小叫的东方游客。

我从陡峭的台阶上下去,沿着小路去找宙斯神庙遗址,而他还是一动不动,哪也不去。

他那固执而怡然自得的样子让我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独自旅行时,别人的行程是不会影响自己的,别人的喜怒哀乐也不会影响到自己,我其实还是很习惯和喜欢背包客自由自在的旅行方式,独立自主的认识方式。我还是很怀念一切听天由命的旅行。

受批斗,关入“牛棚”,最后在五七干校中,被工宣队开除出文艺队伍,发配到工厂去劳动改造。十年动乱结束后,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和人物传记,以及编辑的《上影画报》还继续遭受到某些人的非议……这一切磨难,都没有能摧毁他的意志。为此,他曾经对我说过:“人们常说,一入另册百事哀”。的确,我常有报国无门的痛苦。但是,我始终觉得对自己不幸的命运,哀痛、哀伤都可以,就是千万不能‘哀莫大于心死’!

有一种精神

葛昆元

无论在怎样的困境中,都要有乐观精神。尽管我也曾有过心灰意懒、跳江自杀的念头,可是只要一想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有我一生痴迷的文学,我就能忍受一切苦难,就能在逆境中忍耐下去,甚至能忍痛度过最难熬的日子。”沈老的“三哀”、“三忍”真是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忍精神推到了极致。

经历过寒冬的人,更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沈老是感情充沛,知恩图报的人。沈老每次说到自己的父母亲,都充满了感恩和歉疚之情。尤其是他说到,当年母亲因为听到自己被驱逐出香港而受惊去世时,当场流下了热泪;同样,当他在说到许多大导演、大明星的凄惨遭遇时,都会情绪激动。

他对所有关心他、支持他的领导和亲友,心中都充满了感激。他高兴地告诉我,最近十多年来,他的文学作品得到了更多人的肯定。2009年11月,他被授予“杰出电影艺术家”的荣誉称号;前几年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员后,赵雯副市长在沈祖棻馆长的陪同下,特地登门看望了他。去年,上海文史馆组织出版历史丛书出版工作,沈老被列入第一批名单。他感动地对我说:“赵副市长和上海文史馆对我真是关心,我非常感激。同时,我觉得上海文史馆组织出版这套口述历史丛书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好事。这样可以抢救出许多珍贵的史料,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

本文为《沈寂口述历史》后记

这个时代,貌似贾政假正经者多,有趣的人少;心如槁木者多,有真性情者少。人如此,各类媒体更是如此。能够兼具两者:有趣而又有真性情,《文学自由谈》当属其一。

《文学自由谈》最吸引我的是两点:一是坦诚犀利批评精神;二是幽默、机智、泼辣的文风。坚硬的石头,常常是用羽绒包裹着的;或者说炮弹外常常包裹着一层糖衣,简称“糖衣炮弹”。当你陶醉地舔着糖衣时,一不小心火药会进得你一脸乌青。当然也有不绕弯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从个人阅读兴趣,我更喜欢富有弹性的包裹着羽绒的石头:嬉笑怒骂、含沙射影、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声东击西、打打揉揉、刚柔兼具、笑里藏刀,这类文字更需要智慧和自信才写得出。

《文学自由谈》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三十年。其中甘苦,我作为同业者,感同身受。在表示衷心祝贺的同时,更愿它在当今复杂的媒体环境中继续挺立津门,成为批评界不倒的旗帜。刊物评选重要作者,承蒙抬爱邀我担任评委,令我诚惶诚恐。面对那些武功高强的作者群,哪轮得吾辈来评头论足?如果刊物评选“重要读者”,我就忍不住要毛遂自荐了。

我与这份刊物结缘于10年前。2004年6月到《文学报》供职时,在编辑部第一次看到它,便相见恨晚,从此不离不弃。后来有缘结识主编任英康先生,获得一份赠阅,但我仍然从邮局订一份至家中。如此,我就拥有两份刊物,办公室和家中各一份。可以随时翻阅。这样是不是有点“奢侈”?非也,一本刊物全年订费才数十元,摆一桌饭招待朋友的花费起码可以订阅20份。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我对刊物的痴爱。自诩“重要读者”,也是言之有据的。

孔夫子曰:三十而立。以此比喻一份刊物并不合适。纸质媒体通常的生命周期是10年,也就是说如果10年以上仍是老面孔,就会因读者的审美疲劳而衰落乃至衰亡。陈独秀先生创办的《新青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份载新文化期刊史的名刊,因各种复杂缘由,不到10年就停办了。让我感到纳闷的是,《文学自由谈》为何历时30年,成为当代文坛的常青树?

近几年,我与任英康主编有了较多的交往,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才知,刊物的风格和生命力与其掌门人任英康先生绝对有关。因为30年中,任先生任主编28年。只要看看任先生在李美皆《余秋雨事件分析》文前写的“按语”,就知道编者的眼光和老辣智慧的文字风格,非一日练就。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幽默感和字字珠玑的文字功力,与刊物的风格是那样契合。有人说小企业靠老板,中型企业靠管理,大型企业靠文化。不知任先生之后的《文学自由谈》会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面貌?

十日谈征文小启

10月29日本版刊登的肖复兴《四块玉和三转桥》引发读者热议,作者讲述了他和儿子骑车撞人后得到原谅的故事,普通人的善意和善举甚至会影响陌生人,像雪球效应,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友善。你有没有做错什么事得到了宽容?又或者你帮他人释怀了犯下的错?关于“宽容”,欢迎投稿至 xwq@xmwb.com.cn。



行所无事 行不通了

顾云卿



贵人相助

俞百鸣

今年我力邀李导为艺术节拍摄纪录片,说实话当初向她发出邀请时,内心十分忐忑,因为今年艺术节活动大小小有近300项,覆盖17个区县,近在大剧院,远至崇明、金山。李导年已花甲,又名声在外,她会接吗?然而一见面,李导一口答应,此后电话不断,不是索取艺术节最新资讯,就是讨论今年艺术节有哪些看点,一个资深的导演如此钻研好学,令我刮目相看。

更令我感动与内疚的是,今年国庆刚过,艺术节立马在地铁口派送《观剧指南》和在艺海剧院销售低价票。李导天蒙蒙亮就率摄制组赶到拍摄市民积极参与的场景。谁料,李导在艺海剧院门口摔了一跤,霎时脸色苍白,疼痛异常。此时,艺海剧院

的门口,购买低价票的观众已排成长队,李导咬着牙,带着摄像,艰难地走到队伍面前,拍摄、采访,全然不顾身上的伤痛,我们劝她歇会儿,她摇摇头,继续工作。买票的队伍拍完,剧院内场又举行了面面观的活动,李导又带着摄制组进场。

当晚,我得知李导住进了医院。经诊断,李导的膝盖骨裂,需立即手术。我模模糊糊湿润了,为一个电视工作者如此敬业而折服。相信,今年艺术节闭幕式在东方卫视、艺术人文频道播出的《第17届上海艺术节巡礼》一定大放异彩。

贵人相助,贵在贵人的高贵品质和热爱艺术的忘我投入。

求,这是一幅多么感人的画面。

李导手术十分顺利,不久就出院回家,李导的同事十分给力,艺术家的每场活动他们都尽心尽力拍摄、采访,不落下每个精彩瞬间。等我再去李导家探望她时,她正坐在病床上撰写艺术节纪录片旁白,没等我寒暄,就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解艺术节纪录片每日一个章节的画面处理与节奏,激情四溢。霎时,我双眼模糊湿润了,为一个电视工作者如此敬业而折服。相信,今年艺术节闭幕式在东方卫视、艺术人文频道播出的《第17届上海艺术节巡礼》一定大放异彩。

十日谈

艺术节前世今生

《惊梦》中寻梦,百转千回半个世纪。